

播 河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对/谈梁

梦里的父亲

刘月娥

昨晚梦里，又一次梦到我的父亲倒下了，那一刻，至亲都站在父亲的身旁。父亲是在去借大米的途中倒下的，那时年关将至，家里的食物总该让一家人吃个饱吧，只是这个朴素的想法，却一直是压在父亲心上的石头，也是闪烁在我们眼前的希望。它不是海市蜃楼，可比海市蜃楼更有诱惑力。

父亲到底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现在的我，却并不想让生活变得如此沉重。现实中的每一刻欢愉都像是一种镜像，映照出那个真实的自我。不然，怎么会在父亲去世多年后，依然会倒在我的梦境中？是沉重，或是解脱，我不得而知。

生活的重负像沙漠里的驼峰，一步步载着人类的希望，去寻找生命的水源。我想起了一部非洲纪录片的情景，一群妇孺牵着骆驼，数着要经过的9座山丘才能到达的水源地，而这种没有任何指南针的路线全靠记忆以及天象，更可怕的是，寻觅水源的看家本领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像神秘的生存密码。可那种希望，一直都在，已然入骨。

贫瘠土地孕育出来的品质，是为了生存扛起肩上的重任。食不果腹的年代，养活子女是首要的重任。父辈们被一群子女环绕着，是感觉幸福还是精神施压？不然，多年以后，怎还会在我的梦境中，像一具已被透支的躯壳，父亲猝然倒下的那一刻，悄无声息。那一刻，恐惧袭击惊慌失措的我们，更惊恐的是在衣食无忧的今天，而那位沧桑的老人，像山一样的父亲，会轰然倒塌在我的梦里。这种猝不及防，没有一丝声响，却令人无比震撼。

“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也许这种潜意识里种植因果会往循环吧。时光是一列快车，抹掉了还未来得及的每一次搀扶，就沉淀在深沉的梦中。是干不完的农活，还是生活本身留下的遗憾，它依旧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忽而想起，为什么会有这个梦，是因为前不久去墓地，我们聚在祖先的墓前，那一刻，我嘴里念念有词，半是玩笑半是真：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或是祖父，还需时时庇佑我们。不知有谁说了句：“父亲啊，您老人家责任重大。”也许正是这句话，让我的世界开始破防。我们对父亲给予太多的期许，像仰望一棵参天大树，哪知大树也有被风雪、虫蚁侵蚀的一天。

亲爱的生活，可否，托你用幸福光环去重新打磨那些艰难困苦，为过往的岁月镶上金色的光边？那不一定梦。把藏在潜意识里的父辈的间疾苦，都化成一杯未来生活的琼浆玉液，去致敬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父辈。

不是在下一次的梦境里，你会像一株挺拔的白杨？我的父亲。

郭雨滴 供图

高岸，高岸（组诗）

刘炳琪

高岸村

小河蜿蜒稻田间
像一个人村头到村尾
稻子成熟的时节，荷花开了
燕子贴着电线飞来飞去

山水分散着我的乡亲
送公粮才是大集合
他们守着炊烟，把耕种
当成日常，不分晴雨

每每怀念儿时，我的泪
忍不住落下来
空中航道上飞机轰鸣中，一次次猜想
没有大山大河，哪里来的高岸

老地方

时光把池塘
浓缩成一条小溪
荷花进化成两排香樟
鱼儿是马路上奔跑的车辆
我走近一步
溪水就清澈一点
倒映怀念的房子，和过往
晒谷的前坪
我们草垛上唱歌，打铁环
笑声与喊叫
越过丘陵的耳朵
无法再将童年
复制成无忧的小鸟
我能做的
用没变的乡音
对着天空猛喊一声
声音在楼群间回荡
找不到归路

方家坪

从黄花机场T2航站楼望过去
机场大道像一把宝剑
将方家坪的山头
削掉一半
其实，方家坪在高岸很小
方家坪削去的
只是很少一部分
大部分隐身树林
只是我未想过
属于机场的
已经迈进现代化大门
属于方家坪的
青山绿水
新农村这个高大上的名词
放在这里
是一首动人的歌
飘扬日新月异旋律

白小冲

白小冲落在山坳
仿佛上了年岁的人
顺着小路往上数
坑坑洼洼，没有一个姓白的

有人说，坐北朝南

雪会很久覆盖农田，水塘
白的不是头，是心
穷是飘在命运中的雪

七栋茅草屋变成七栋小楼

门前铺开柏油路，山更绿了
白小冲的旧模样
只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cswbsyb@163.com

长沙晚报农村部 长沙文艺家协会 长沙晚报社

三月，春天奉上一场盛大而慷慨的花事。趁着晴朗的天气，我们到长沙含浦去看油菜花。

沿着湘江，一路南行，春风拂面，空气里属于郊野的泥土与植物的气息愈来愈浓。

抵达目的地，伸个懒腰，眼前起伏的丘陵间，铺满了一块块扑面而来的金黄。仿佛是大地的底色，在春天猛然苏醒，泼洒开来。

我忍不住加快脚步，踩着湿软的土壤，走进这片漫无边际的金黄。田野中的每个人，脸上都挂满兴奋的笑。春天，就这样从土地里，长到了人们脸上。

在田埂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望着这片金黄色的植物，忽然觉得它新鲜，又古老。

我们常说的“油菜花”，并非单一物种，而是十字花科芸薹属中好几个物种的统称。它的祖先物种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和中亚。早在欧洲和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过它的踪迹。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油菜（古称“芸薹”）经由丝绸之路的绿洲通道，从中亚进入新疆，再向东传播至甘肃、陕西等腹地。西汉农书《汜胜之书》中，便记载了芸薹的种植方法：“芸薹，治地欲熟，亩下子一升，和土糞之，旱则溉之。”

此刻的我们，钟情于它盛放的美貌。而千百年前，人们偏爱它可食的茎叶与块根。那么，芸薹是何时变成“油”菜的呢？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佛教兴盛。僧侣与信众们，创造了一个稳定且巨大的植物油脂市场，加之压榨技术的成熟，油菜便从菜圃，正式走进了油坊。唐代的《本草拾遗》中，便有了“取油傅头，令发长黑”的明确记载。

至宋代，智慧的农人在长江流域找到了油菜的最佳位置。人们在稻谷收获后的闲置水田里，种下油菜，待到春天收获油菜籽，再续种水稻。一季水稻，一季油菜，稻油轮作，南方的土地在四季中不得闲，以极高的效率养活了日益稠密的人口。油菜，从一种域外植物，深度嵌入了中华农耕文明。时至今日，油菜已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广泛的核心油料作物。

春天，走向一片金黄

刘瀚滔

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南，凭借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水土，成了油菜种植的核心区域，是名副其实的油菜种植大省。湖南人偏爱油菜，更深耕油菜，把对土地的热忱、对作物的钻研，都融进了这片金黄里。

油菜院士官春云，提出油菜“冬发”栽培理论，让长江流域油菜产量翻倍。湖南籍院士王汉中育成油菜品种40多个，推动我国油菜产业升级。常德澧县农民育种家沈昌健，父子两代坚守油菜科研40余年，培育出“沈杂油1号”让梦想在泥土中开花……正是这些智慧与汗水，让这片土地的春光，有了更丰厚、更坚实的底色。

将这些悠远的思绪暂时收起，目光回到眼前。花从深处，彩旗飘飘，游人如织。湘江新区的油菜花季活动正在热闹举行，花海、演出、智能人形机器人、艺术装置与民俗集市交织，人们在花田里拍照、流连、欢笑。

在湖南的春日地图上，2026湖南油菜花节同步绽放。怀化会同堡子镇的万亩梯田层层叠叠，金波浪顺着山势蜿蜒铺开，侗族大歌、非遗市集、汉服巡游、田野村歌会与花海相映；衡阳县库宗桥镇山村的花田间，创意种植的油菜花形成“船山故里活力蒸阳”巨型字祥和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案；双峰锁石镇的广阔平原上，万亩花田一望无垠，全省首列花海观光小火车穿行其间，中国首家油菜科普馆藏着农耕奥秘。三湘四水间，一场场唤醒春天的盛会次第铺开。油菜花，早已从单纯的农作物，变成连接自然、农业与人文的春日主题。

花田之间，涌动的不仅是金色的波浪，更是一拨拨寻春的游人。

这种平凡而朴素的景象，极少出现在古代文人的雅集中。它属于田埂，属于泥土和生计，而非案头。可为什么能吸引今天的我们，一次次走向它？

或许，这是一种来自记忆的召唤。于许多人，尤其是从乡土走向城市的人而言，这种质朴的金黄，让人回忆起田埂上的奔跑、前辈劳作的身影、榨油坊里浓得化不开的香气。即便如今的我们大多已不再躬身事农，但这种源于生产、归于温饱的朴素之美，唤起了我们心底对丰饶与生存的深刻眷恋。在城市化、数字化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并不缺乏精致的美，但与真实的土壤、季节的律动日益疏离。走进花田，漫步、拍照、深呼吸，更像是一种短暂的自我回归。触摸风，感受阳光，目睹生命磅礴的绽放。生命的根，似乎在泥土里又生长了几寸。

花田外，还有春日限定的“打野”。大人小孩们，拿着铲子、小锄头或随手捡的大棍，在野地里兴冲冲地寻找野菜。野葱、藜蒿、水芹菜、马兰头……这些曾经寻常、后又淡出餐桌的野生风味，此刻又成为人们眼中的珍宝。就连那些不知名的蓝色小花、草从星星点点的酢浆草，也被有心人温柔采摘，成为与自然亲近的温柔信物。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诗经》里的吟唱越过千年，在耳边隐隐回响。千百年过去了，我们离远古的田野与伊人远去，但心中那份对草木欣喜、为春光驻足、俯身采摘的浪漫心绪，依旧如故。

风来，松雅湖湿地便被轻轻地唤醒。

清晨薄雾，丝丝缕缕，漫过堤坝，轻轻地铺在湖面，分不清是云絮还是水汽，远处与天相接，近处几步之遥模糊着双眼，只留下一片温柔的混沌。风来，雾便被推着走，时而聚成团，时而散作纱，一步三回头，似乎在眷恋着什么。雾散后，湖底映着天空的澄澈，一股子干净纯粹的蓝。风来，雾去，然后天清地朗，不过是自然寻常，却藏着深沉而有序的轮回。原来，只要三月的风来了，那些被寒冬裹挟的期待，便在悄悄解冻；那些冬日里的默默蓄积，终究会勃发生长。

春风 吹醒松雅湖

李海燕

天空把云朵铺开，将阳光轻洒，湖水欣然接住，映成水底的一片天。风一吹，水底的天空被叫醒，湖面就没有了宁静。涟漪是湖水醒后的呼吸，不疾不徐，漾开一圈圈的年轮，又收拢一圈圈的波心。一开一收，似一呼一吸，吐纳自如。云影随涟漪慢慢游动，游进曲折廊桥，躲进疏朗枝丫，又从湖心岛边的芦苇丛里悄悄溜出。阳光铺匀在湖面，被风一揉一捻，碎成万千金箔，洒在湖面，闪着漾着，明灭不可数。湖水的呼吸因此多了几分雀跃——春生万物，那些冬日的遗憾，在时序更迭时，都将会成为下一季的沃土。

春风醒湿地，候鸟踏春归。

鸟弄春声春意浓，林间多了它们的啼鸣，湖面上多了它们的身影。头顶着“紫冠”的戴胜鸟，披着黑白斑斑的羽衣，知天时，接地气，最早报春，一声“姑姑”，粗壮而低沉；灰黑羽毛、鲜红额甲的黑水鸡，经常用高亢嘹亮的鸣叫，划破芦苇间的宁静；白脸山雀喳喳“仔仔黑”，斑鸠低吟“咕咕咕”，自带节奏，唱着亘古不变的民谣；鸣鸟之王乌鸦，鸣声婉转悠扬，气场可真够强。它们翅膀不大，却能让义无反顾地赴一场生存与归宿的深情约会；嗓子不华丽，却足以在啾啾声里找回自己。

最有意思的是凤头鸊鷉，春日情浓，衔草为信，求偶时，头顶炸花，两两挺立，深情对视，然后又互赠信物，点头和鸣，踩水撞胸，动作轻盈而富有节奏，似乎在演绎着一曲水上芭蕾。每一次的对视，每一次和鸣，每一次激情灵魂的共舞，都在诉说着万物的灵性。

这些鸟儿，如今成了松雅湖的原住民，它们依水而生，伴林而栖，一声鸣叫，一次跃动，都灵动着湖面，透着野性和生命力。

湖畔的草木，也在风里慢慢苏醒。草色渐渐浓密，偶尔翻开的泥土，是鸟儿啄食的痕迹。岛心的梅花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力量，开出粉色的迷雾；廊桥下的荷叶顶着细细的叶子，在水面静静地呼吸着；去年被割掉的芦苇茬间，钻出几片绿色的新叶，透着一股子韧劲。

枯是春的使者，岸边一排排柳树，先冒出点点鹅黄，再漫上浅浅新绿，不几日，便惹出了一片绿色的轻烟，雾一般漫过堤岸，笼着揉碎的金光，裹着湖面的晨露和新月，连松雅湖的呼吸都带着朦胧的气息。人走柳下，衣角有新绿，眉眼有温柔。“睡脸寒未开，懒腰晴更软。”湖畔的柳，虽醒，仍带着几分慵懒，柔弱无极。柔软的柳花，披着绒绒的外套，嫩黄着摇曳的枝条，经不住春风的呢喃，未等飞絮满城，就悠悠地醉落湖面，无声，只有微风，似乎藏着一份不被惊扰的沉静。水下的鱼儿，三三两两聚拢过来，嘴角轻轻一吻，花穗再也无法安静下来，在清波里打了一个旋，漂向湖中深处，不知道是鱼戏柳花，还是柳花弄鱼。一时间，柳无言，鱼有声，人心亦生涟漪。原来春天不用百花争妍的喧哗，只是一排排新柳，便活出春天所有的温柔和向往。

风也吹醒了躲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人们。人们漫步林间，跑于步道，看春水荡漾，听春风絮叨。自行车踏出欢快的脚步，滑轮滑出亮眼的青春，伴着手机里流淌的旋律，让人由衷感叹：还是年轻好啊！白色沙滩上最是热闹，孩子们蹲在沙滩旁精雕细琢，眼睛里泛着热切的光，小手沾满潮湿的沙，挥舞彩铲，插上旗帜，城堡便在童话里慢慢成型。一个孩子用脚踢出彩色的沙滩球，几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急急地跟在后面追逐着，咯咯的笑声洒在沙滩上。

从寒尽未暄，到雾气消散，从候鸟回归，到草木发芽，天地间完成了冬与春的交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世间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季节时令的轮回运转皆有它的规律，把经历沉淀为智慧，只管做好自己，耐心等待。

大美长沙



杨杉 供图

比心思 还细密的日子

邓建华

初春
村口 开口说话
一只口吃的鹤喊我
客
客客
客客客
我终于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

地球
是被新闻线牵引着的瓜
蒂落了
瓜却未熟
脸和春联
一样绯红
世界却已经绿

我不歉收
我歉意
阳光
从来没有短斤少两
回乡路
却依然消瘦

不会让春
蜗居在小小花盆
发育不良
我让一份简历
始终走在
等太阳盖章的路上

一个姓名
总要成为一种标本
安放在老家后山
看风景的人
若干年后
不约而同
都要活在目录一样
参差的碎林

雨点
在灰蒙蒙的街面
书写盲文
我们赶路
键盘
卧在面前
我们学习老祖宗
用手在走

我怕看见
花工的手
被花刺戳出血眼
他们红色液体
滋养着别人的浪漫
他的工钱
却和别人的爱情一样
有些艰难

倒春寒之夜
柴火很旺
烧破了一个洞
一个短句咕嘟噜滚将出来
掷地有声

我家的诗歌
抱紧老家拆迁后
最后一丛灌木
喊着
心肝宝贝
屋后的溪
还没来得及起名
就成了城市知名品牌的
桶装水

家事宽厚
要多宽
才能够走稳
有时间吗
忙过这一段
就想让你
陪对面那棵树
慢慢返青

潮 落之后是相融

鲁建文

虚拟店的兴起，恰似一阵飓风，瞬间将零售市场的一江春水，掀起层层波澜。它的力量，源于自身的便捷与高效。人们坐在家里，指尖轻轻一划，便能走进拥有万千商品的大市场。便捷的操作、海量的选择与亲民的价格，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指尖频频点向屏幕，或在淘宝、京东细细挑选，或在拼多多上拼单省钱，或在抖音、快手的直播间里轻松下单。一到双十一，更是通宵刷屏，熬夜抢购，家家户户快递络绎不绝。面对飓风来袭，不少街边小店难以继，沃尔玛、大润发、家乐福等传统大型商超也纷纷调帆转向，收缩避风。一时间，一方迅速扩张，高歌猛进，一方苦苦支撑、步履维艰，竞争的气息弥漫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实体店并没有消沉沉沦、坐以待毙。经营者们迅速看清大势，主动拥抱数字时代的新风，积极求变，奋力突围。在我们的这座城市，人们很快发现，它们悄悄接上了数字时代的新枝。沃尔玛适时推出“全城配”“极速达”的线上服务，人们一个电话，商品当日便可送到家门口；步步高以卖场为前置仓，开展线上配送，足不出户的家人，几小时便可吃到想要的鲜货；新佳宜依托微信社群与线上下单，社区居民指尖一划，商品随点随到；宜家更是构建起全渠道数字化系统，APP下单后，小件发快递，大件发专车，人们第二天便可用上自己心仪的家具用具。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大批传统实体店在数字化新潮中重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这时，一路狂奔的虚拟店商，也意识到自己的天然缺憾：人们选购衣物无法亲身感知上身效果，挑选口红难以看出真实的贴合度，甄选家居好物不能触碰到材质质感。再高清的屏幕，也无法代替线下体验的真实与温度。于是，我们看到，融合的趋势在电商领域悄然涌动：天猫、京东通过赋能于成千上万的实体店，让顾客可以就近看样履约；线上起家的小米也建起自己的体验店，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样下单，还能亲身感知智能家居的便捷；盒马鲜生、小象超市更是深耕线下，打造餐饮与零售一体的沉浸式门店，让顾客能现做现吃，也可看样订购，极速送达。“线上种草，线下拔草”，屏幕里的流量与热度，终于扎根大地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虚拟店也因此补齐了看样体验的短板，重塑自身优势。

时至今日，实体店与虚拟店平分秋色，难分伯仲，线上的便捷与线下的体验，在时代进程中已然深度融合，相得益彰。当我们想尽快吃到鲜奶与果蔬时，从外卖平台轻轻一点，社区便利店、商超店员快速拣货、火速送来；当我们在百货商场看中新款服饰，掏出手机比对价格，却发现线上线下早已同款同价、服务互通；当我们在楼下的门店选好家电，接单发货的竟是品牌前置仓，由快递员夜兼程送抵家中。线上与线下的边界，早已模糊消融。实体店因数字枝丫的嫁接而更高效、更灵活、辐射更远，虚拟平台因实体节点的支撑而更真实、更温暖、体验更完整。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零售业态，正稳步成型。

其实，无论形式如何变更，模样怎样创新，零售商业的本质从未改变。从虚拟店的产生，到实体店的仿效，最终走向两者融合，暗中牵线的红娘依旧是家家户户的生活期盼。如今我们的零售业态，恰如风筝高飞，千姿百态，恣意翱翔，但那根不让它迷失方向的线，是柴米油盐的踏实，是价廉物美的实惠，是想买就能买到的方便，始终都握在广大百姓的手中。虚拟店的产生不是为了冲淡生活的温度，实体店的升级也无意抗拒时代前行的脚步。因此，决定着它们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在碰撞中互补，在磨合中升级，在融合中新生。这或许正是所有良性竞争的最终归宿，也是人们共同的期盼和最温暖的答案。



生活 悟说

邹麟 邓迪 供图

